

OWL SONG AT DAWN

寂静回声

[英] 艾玛·克莱儿·斯维尼 著
刘勇军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THE HISTORY OF CHINA

寂靜回聲

THE HISTORY OF CHINA
1911-1949

THE HISTORY OF CHINA

OWL SONG AT DAWN

寂 静 回 声

[英] 艾玛·克莱儿·斯维尼 著
刘勇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寂静回声 / (英) 艾玛·克莱儿·斯维尼著; 刘勇军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3 (2018.5 重印)
ISBN 978-7-5500-2703-9

I. ①寂… II. ①艾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7127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004

OWL SONG AT DAWN

Copyright © Emma Claire Sweeney,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寂静回声 JIJING HUI SHENG

〔英〕艾玛·克莱儿·斯维尼 著 刘勇军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王 瑜
责任编辑 陈 蓉
特约策划 王 瑜
特约编辑 王云婷
封面设计 林 丽
版式设计 王雨晨
封面绘图 三 乖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03-9
定 价 4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8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



卢，是你让我的生活充满音乐；
伊莱恩、菲尔和萨拉——你们总是一起歌唱。



人类的语言就像破了洞的定音鼓，我们渴望奏出让星辰融化的音乐，
结果却发出只适合让野熊跳舞的粗糙节奏。

——《包法利夫人》，居斯塔夫·福楼拜

我的歌以猫头鹰开始，
也得以猫头鹰结束。

——《白痴男孩》，威廉·华兹华斯



PART ONE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文森特·罗珀回来那天，我正在金银花客房，将多余的寝具摆放整齐。此时此刻，最熟悉的细节显得分外重要：比如理发店四重唱乐队在我们的休息室里排练；比如淡黄色的毯子；比如晾衣橱里弥漫着薰衣草香包和铜管的气味，时不时还散发出温暖羊毛的气息，那股子味儿像极了即将变质的牛奶；还比如我因为长期劳作而留下的严重背痛。

也许我的年纪太大了，不适合再干下去了。或许赞卡说得有道理，我应该把零活都交给她来做。但她和往常一样，依旧穿着细高跟鞋和超短裙来打扫海景旅店，我只好打发她去厨房帮忙，免得她在我们的客人眼前乱晃。

从金银花客房能看到莫雷坎比湾的壮阔美景，于是，我允许自己停下来喘口气。鸽灰色的沙滩绵延数英里，在远处与万顷浅灰色的波涛交融在一起，天空的颜色淡淡的，宛若一件白色内衣被人无意中丢进了装满深色衣服的洗衣机里。

我看到一个老者沿旅馆的前院小路走了过来，一开始，我还以为来了个法国人，毕竟他穿着剪裁古怪的夹克，松松垮垮系着一条毛巾，还戴着一副长方形眼镜。然而，他的手杖极为光滑，他低头逆风而行，带着一种介于桀骜和挫败之间的神态，这都是明明白白的英国风格。

他驻足良久，出神地凝视着海景旅店，一只手搭在前院门上。说不定他注意到了我们这栋水泥砖石建筑需要粉刷，水沟也需要修缮。

老者抬起头，直视金银花客房，这时，一段回忆忽然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：一个女孩把她的妹妹举到海浪上方，让海水冲刷那个小人儿的脚趾，波浪溅起的飞沫打在她的卷发上，那孩子小精灵一样的面孔上写满了好奇。

我僵在原地，文森特·罗珀就站在窗外，面对我所在的方向，他的头发变得和海鸥的羽毛一样白，衬托得他那双蓝色眼眸异常明亮。

“斯蒂芬！”我大声喊道，“林恩！”我猛地晃晃头，将那段记忆甩掉，努力平息声音中的恐慌，继续说：“你们能不能过来一下？”

斯蒂芬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口，怀抱着折叠的为紫丁香客房准备的浅紫色被子，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她的手弯曲紧握，每当她心烦意乱时总会这样。

“抱歉，亲爱的。”我说，她注视着我，脸上满是担心的表情，“我不是故意吓你的。”

林恩刚冲进房间，门铃就响了。

“能不能告诉来的人我不在？”

“可你明明在啊，梅芙！”她坚持。

“亲爱的，还记得我们怎么对着镜子练习的吗，亲爱的？”我说，尽量掩饰我的慌张。

斯蒂芬颌首，抬头挺胸，“欢迎来到海景旅店。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”

“很好，亲爱的。那就快去吧。”

林恩对她露出灿烂的笑容，“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接待员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，亲爱的。”我插口道，“如果那位先生要求见我，就说我出门了。”

“出门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你没出门呀！”她喊道，如同我们是在彩排一出哑剧。

“眼下可不是做老实人的时候。”我厉声道。看来，患有唐氏综合征——现在人们给这种病起了这样一个名字——的人不喜欢说善意的谎言。

林恩端详着他在镜子里的映像，还把他那件俗艳的圣诞短上衣的衣袖卷上去，露出强健的肌肉，“我能搬行李箱！”他宣布道，“我的身材无与伦比！”

“不能让那位先生在附近逗留，听清楚我说的了吗？不能让他进来。”斯蒂芬那胖乎乎的手又开始弯曲紧握，我顿时感觉不该那么凶。

门铃又响了一声。文森特·罗珀上了年纪后，显然失去了往日的耐性。

“你们要是能告诉他，我不希望受到打扰，”我尽量平静地说，“那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

斯蒂芬和林恩摇摇晃晃地走了，我连忙坐下。

理发店四重唱乐队开始在我们的休息室里排练一首即兴乐曲，我在金银花客房里等了像是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却根本听不清楼下传来的任何一句歌词。我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前院的小路上，乐队低音歌手每每演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这首歌的高音部分，我都会吓一跳。与此同时，我做好了准备，随时等待文森特·罗珀来敲这个客房的门。

那段记忆再次向我袭来：伊迪，我仿佛看到了你那张小精灵一般的脸，老天原谅我吧，有段时间，我千方百计不去想起你的样子。外面小屋里的行李箱中有一张照片，在照片里，我把你抱在海水上方，那时的你还不怕水。在那张相片里，你看起来只有五岁，但从我的身高来判断，我们至少有十岁了。

我看到文森特·罗珀离开了海景旅店，他的身体在大风中佝偻着，我自己的身体似乎一下子垮了下来，手心里都是汗，咚咚的心跳声在我的耳畔回荡，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叹息，仿佛直到我确定文森特·罗珀已

经离开了海景旅店，所有的一切才放松下来，不再紧绷。

亲爱的梅芙：

原谅我不请自来，但是，自从我知道弗兰克去世了，我就经常想起你。

很高兴看到海景旅店依然如故，依然好好地矗立在原地，而你也仍在打理整个旅店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这次回来，心中惊惶万状。

我擅自预定了一个星期的房间。斯蒂芬人很好，允许我把行李箱留下来，不过她告诉我到下午四点才能登记入住。我现在去镇里逛逛，说不定还能赶上圣玛丽教堂的弥撒。我傍晚才会回去，这之前你是看不到我的，但在那之后，我希望能和你见上一面。

祝好

你的老朋友

文斯

狂风抽打着我的脸，将我的外套吹得鼓鼓的，但我还是强迫自己走出海景旅店。文森特·罗珀就在爱尔汗布拉官。我很快就能赶上他。

理发店四重唱乐队的主唱跟在我后面走到门阶上，“打扰一下，梅芙。”他用像是机器人的声音说道，“我想和你聊几句。”

“很抱歉，亲爱的。”我一边沿前院小路往前走，一边回头道，“等我回来再说吧。”

文森特·罗珀拄着拐杖，在航运西路上走起来却还是大步流星。此时此刻，我不能失去他的踪迹，我承担不起后果。等我走到滨海大道上，就见他都快走到保龄球馆了，而且，他每走一步，都能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。谁能猜到，在我们班上在世的同班同学之间，他是身体最健康的一个？我的心里燃烧着熊熊怒火，所以才能走得那么快，毕竟我平时是没有这样突如其来的爆发力的。今天，我就像个溜溜球似的，上了三十三级台阶，

下了三十三级台阶，还从晾衣柜里拿出了五床被子和七张毯子。

文森特·罗珀停在米德兰酒店边上，那里挂满了圣诞彩灯。在我为数不多离开海景旅店的时候，总是从米德兰酒店边经过。但在今天，我忽然想起了我们曾经的穿着：我穿着一袭海蓝色长裙，你穿着桃色女衬衫，我们还穿着从伍德百货公司买来的丝绸内衣，戴着嵌有海蓝色宝石的胸针。

回想往事，我加快了脚下的步伐，走着走着，碰到了咖啡店老板，他的咖啡店名叫“咖啡壶”。他正推着一辆双胞胎婴儿车沿滨海大道徐徐而行。“早上好，马洛尼小姐。”他说，“看到你出来转转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他和我们的一些邻居不一样，他这个人随和亲切，但眼下我不得不对他敷衍了事，毕竟我很快就要追上文森特·罗珀了。

“我本来还要去找你呢。”他拉着我说个不停，“让你看看我的两个外孙女。”

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，我不得不停下片刻，夸赞两个孩子。我听说他的女儿多年不孕。在我看婴儿车里的孩子之前，我又偷偷看了一眼滨海大道。文森特·罗珀仍站在米德兰酒店旁边。

“这个叫迪莎。”他告诉我，“看到她右脸上的酒窝了吗？我就是这么区分她们两个的。”

在我看来，两个女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，都留着稀少的深色头发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转，小小的嘴巴下面有好几层下巴。

“那个叫多拉。”他又说道。

文森特·罗珀依然在米德兰酒店附近闲逛。他肯定会去圆屋酒吧里躲避狂风，并且叫一杯昂贵的咖啡。他现在就是那样的人，毕竟他毕业于剑桥，还在巴黎指挥过合唱团。他的父亲一直吹嘘他去过很多地方，比如布莱克浦，又比如巴洛。

“在我妻子的祖国，”咖啡馆老板解释道，“迪莎的意思是礼物，多拉则表示快乐。”

两个婴孩的肤色、头发和眼睛都带有她们外祖母家乡的细微迹象，而她们两个可能永远都不会看到那片土地。我不是那种对孩子温柔细语的人，但我发现我真的很想抱抱迪莎和多拉，感受一下两个小家伙在我怀里带给我的温暖感觉。

透过眼角余光，我看到文森特·罗珀又走了起来，便赶紧托词离开，快步朝米德兰酒店走去，“罗珀先生！”我喊道，但他依然在向前走，风将我的声音吹向了大海。

就在我穿过马路的时候，他转弯走到了毕打街上。我一路跟着他走到了红灯区，而我已经很久都没来这里了。我听说弗兰克曾和几个女人在这附近寻欢作乐。从前，这里的大街小巷满是丰满漂亮女孩的图片，但现在这里触目皆是工艺品店和古玩店。

文森特·罗珀依然大步向前走，我尽力了，却还是无法拉近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。

“文斯！”我喊道，然后连忙用手捂住嘴，像是能把我的话塞回去似的。我发誓他听到了，但他还是继续往前走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还敢回来，并且自称老朋友？在我的上方，一扇窗嘎吱一声开了，一个红发女孩将身体探出窗台，她的皮肤泛着青白色，和脱脂牛奶的颜色差不多。虽然她面朝我的方向，但她的头发遮住了脸，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。她回头看了一眼屋内，说了什么，但我没听清楚。虽然现在都过了中午，但毫无疑问，她的床上一定躺着个男人。

等到夜色降临，汽车依旧只能在这里向前蠕动，像那个红发女郎一样的女人会从胡同和小巷里出现，一个个曲线玲珑，脚踩高跟鞋，身穿超短裙。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，只是这些女人现在都来自罗马尼亚、拉脱维亚或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。赞卡的奇装异服更适合妓院。天知道斯蒂芬的父亲看上她什么了。她来应征经理的职务时，我还有点同情她，毕竟她不光不走运，还一个人背井离乡。她让我给她翻译电视剧《加冕街》，我还

教会她做土豆肉馅饼和果酱夹层蛋糕。但她现在一切顺利，和戴夫生活在一起，还处处表现得好像她是斯蒂芬的母亲。

看到红发女郎，我不禁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，我的头发和她的一样红，一样浓密，而且，看到她，一种不安的情绪自心底涌起挥之不去，像是太快结束一段对话后的感觉。

等我把视线从她身上抽回，发现文森特·罗珀正沿小巷向圣玛丽教堂走去。

我必须和他说清楚，让他知道他不能留在海景旅店，几十年前，我让他不要再回来，我是真不希望他再回来。但此时，我只是站在原地，满腹沮丧，甚至都不能跟在他后面走进教堂。

主持广播弥撒的牧师正絮絮叨叨地说着“心智低常”和“上帝的恩典”，我们和文斯一起站在圣玛丽教堂唱诗班座位里，等着工作人员示意“该你们唱了”。

牧师和文斯的父亲聊起了他做唱诗班指挥的情形，还询问了他如何训练你发声，而你则一直拉着文斯的童军衬衫的袖子，说：“伊迪唱得怎么样？”你问了一次又一次。每次你这么问，文斯都会小声回答你：“伊迪·马洛尼唱起歌来就跟歌星一样！”

父亲和母亲在座位上向前探身，像是随时都会过来把你抱走。

“过来，伊迪，该换个话题了。”我小声说，这是父亲最喜欢的口头禅之一。

文斯试着让你安静下来，就来回转动你的手掌，像是在无声地歌唱手指歌《围着花园转呀转》。但你抽出空闲的那只手，“再见，神父。”你一边喊一边冲他摆摆手，“现在唱歌吧！”

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教堂后面大笑起来，但唱诗班指挥和牧师都假装没听见。母亲狠狠瞪了你一眼，意思是叫你保持安静，父亲则耸了耸肩。

我赶紧别开目光，我很担心工作人员会把我赶走。

等到终于轮到你来演唱二重唱了，全体会众都安静下来，充满期待。

文斯唱了第一段。早在几年前，他的嗓音就变粗了，听来像是吃多了热黄油脆饼和米拉别里李果酱。没人能猜到，在广播开始前的几分钟，他才被叫来救场。

可真正到了该你唱的时候，你却只是站在那里，噘着嘴，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教堂里鸦雀无声，就好像大家连呼吸都不敢了。

我用手肘捅了你一下，好叫你赶紧唱歌，但你还是噘着嘴。

我在心里向圣母玛利亚祈祷：求你了，圣母玛利亚，快让伊迪唱歌吧。

风琴弹奏者已经弹完了这一曲，你虽然连一个字都没唱，文斯还是唱起了下一段。

父亲按按母亲的手，他们两个都盯着地板。他硬生生地把泪水逼了回去，她猛眨眼睛，绝对不让她的妆糊掉。世事多变化，在我们离开弥撒的时候，母亲这么说。

文斯唱到了第二段的末尾，这时，只听咯吱一声，教堂的后门开了：弗兰克·布莱森走了进来，他的头发被大风吹得乱七八糟，他把一根香烟举到唇边，用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看着众人。

我感觉到文斯全心期盼你能接着唱。他推推你，清清喉咙，这时候，教堂里响起了人们低声吟诵赞美诗的声音。

就在此时，我觉察到你深吸了一口气，胸口随之起伏，然后，你张开嘴，唱了起来：

今为海上众人呼求，使彼安然，无险无忧。

在文斯唱下一段的时候，你一直注视着父亲和母亲，轮到你了，你把每一个音节都唱得很准，你尽可能利用你那软软的小舌头，把每一个字都唱得清晰无比：

今为海上众人呼求，使彼安然，无险无忧。

就连年纪最大、最苛求的会众都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站着，如同这样便能帮你顺利完成你的独唱，不至于磕磕巴巴。父亲和母亲看起来就好像是玛丽和约瑟的雕像，他们甚至连眼睛都不眨。

水陆同声，感恩献祷，颂主大德，赞美声高。

当你唱完最后一个音符，你的脸上漾出了最明媚的笑容。“伊迪·马洛尼唱起歌来就跟歌星一样！”你说，会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★

伊迪·马洛尼唱起歌来就跟歌星一样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我想知道你是什么。你的肚子在哪里？往下，往下。对啦！你的脚趾在哪里？这只小猪去了市场，这只小猪待在家里。猪猪怎么叫？呼噜！别再搞怪了，伊迪。你知道的。呼噜，呼噜！说对啦！你表现得非常好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^①。恭喜！嗨，嗨，万岁，梅芙和伊迪，是七大大洋中最聪明的双胞胎。

★

伊迪·马洛尼的父母注意到她发育不正常，没有达到成长标准。其母在怀孕期间没生过病，但她是高龄初产妇（31岁），所以，在生双胞胎的时候微微有些早产（35周）。伊迪喝奶的时间比她的双胞胎姐姐梅芙多一倍，却不能像姐姐那样爬行或走路。尽管父母都很小心谨慎，不拿两个女儿作比较，但伊迪的舌头不受控地活动、拳头和脚趾紧紧蜷缩、反射动作没有充分发育，这些通通都说明她处在痉挛状态。她很可能将终生瘫痪、不能说话、大小便失禁。

他们带她去看骨科。眼科医生和耳鼻喉科医生诊断为视力和听力可

① 原文从一到十是法语。（本书注释若未作说明，均为译注。）

能存在缺陷。并且预约六个月后重新检查，并进行持续观察，特别留意是否出现心智低下的情况。

建议患儿父母将患儿送入专门机构。

签字：A. 罗森塔尔，1935年2月3日

都快六点了，文森特·罗珀还没有回来。我给自己找事情做，先是把洗碗机里的碗碟都拿出来，又为明天的早饭准备好饭桌，虽然这些都是赞卡一大早要做的工作。她根本不会感激我，谁叫我笨手笨脚，不光磕碎了盘子边缘，还把一瓶白玫瑰弄洒了。

理发店四重唱乐队正闲着，于是我找他们帮我和斯蒂芬进行一些初步的装饰工作。主唱稳稳地扶着梯子，男低音用钉子把金属箔钉在飞檐上，我开始做圣诞卡，只是我老是犯错。斯蒂芬和其他两个歌手坐在一起制作花彩纸链条，威勒尔孤独症协会的护理员也和他们一起做，她总是陪伴在乐队左右。这期间他们一直在唱《回家过圣诞》《铃儿响叮当》和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我们其余人都跟着哼唱。

我正准备让自己放松一下，这时候智能安全灯亮了，也可能是有汽车停在了外面。跟着，我又想起文森特·罗珀就快回来了。很抱歉弄错了，我打算等他来就这么对他说。我绝不会让他跨进门槛半步。

“文森特·罗珀是老朋友吧，梅芙？”斯蒂芬说，“有点像我和林恩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认为，亲爱的。”我答，意识到护理员在扎花纸链时抬头瞥了一眼。

“他就是那么说的。”

“那他是大错特错了。”但我发现我的手竟然插进衣兜里，像是我的手需要一个提醒：文森特·罗珀的字条依然在那里。

“那个文森特·罗珀是坏人吗？”斯蒂芬问道。

曾几何时，在文斯最后一次来海景旅店的时候，我的身边都是高脚杯